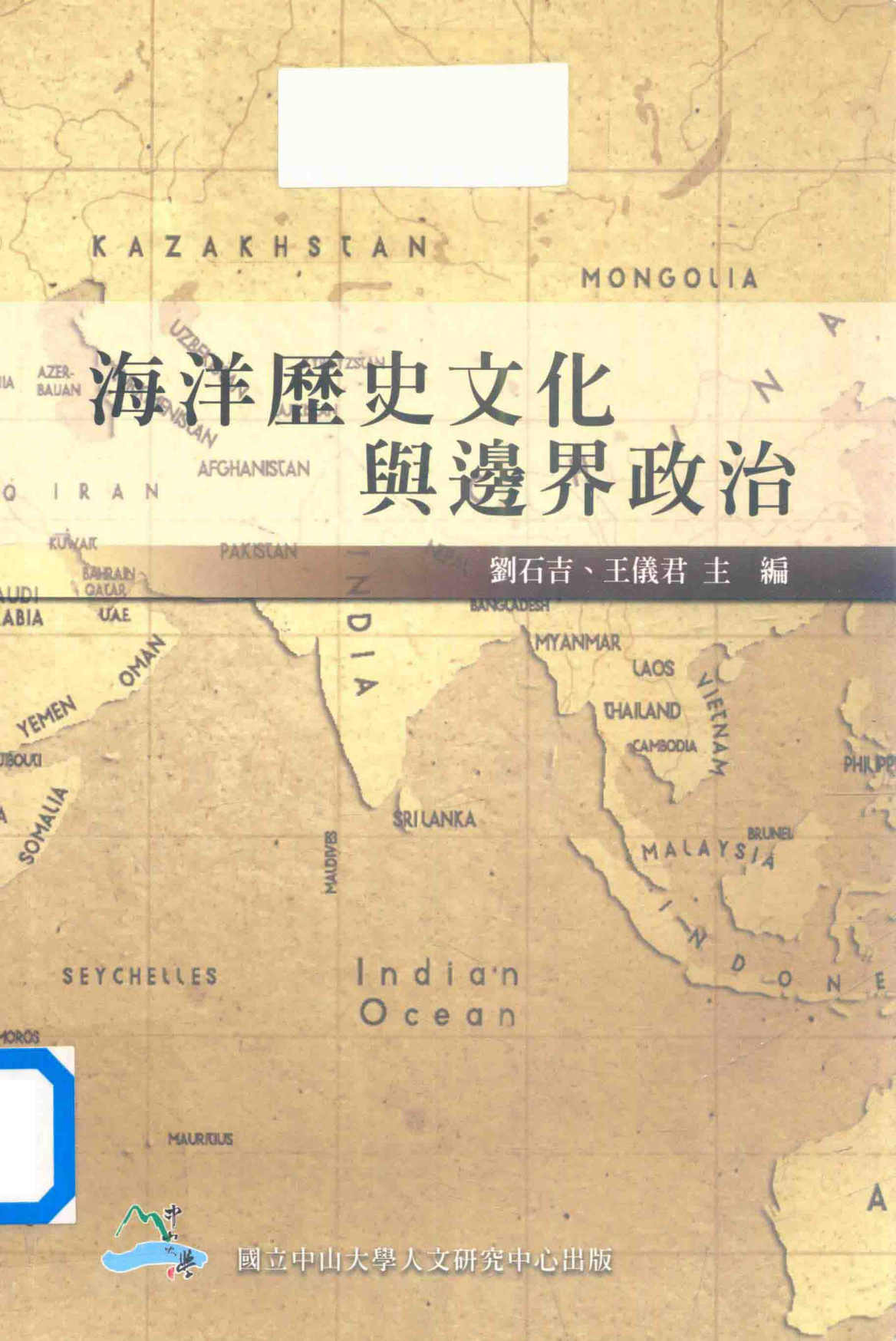




海洋歷史文化 與邊界政治

劉石吉、王儀君 主 編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出版

海洋歷史文化 與 邊界政治

劉石吉、王儀君

主 編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 / 劉石吉, 王儀君主編.

-- 初版 高雄市 : 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文學院, 民101.08

面 ; 公分. -- (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部分內容為英文

ISBN 978-986-02-9628-0(平裝)

1. 人文社會學 2. 跨文化研究 3. 文集

541.207

100021513

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

- 發行人 王儀君
主編 劉石吉、王儀君
編輯助理 林佩璇、洪怡甄
出版者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地址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電話 (07)5252000 轉 3241
傳真 (07)5250818
網址 <http://humanitiescenter.nsysu.edu.tw/>
發行日期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八月
定價 新台幣 300 元
展售處 國家書店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 (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 (04)2226-0330#20
高雄復文書局
高雄市蓮海路 70 號 / (07)525-0930
版次 初版
印刷 正友印刷有限公司

GPN 1010101232 • ISBN 978-986-02-9628-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序言

近代海洋研究的幾個重要議題是海洋史、海洋文化、海洋政治與海洋環境；海洋史的範圍除可縱觀人類生活、商業與交通，學者們還以區域及斷代方式，尋找海洋在不同時期之商業、政治及戰爭的定位。托本·瑞克(Torben C. Rick)所編輯出版之《人類早期對海洋環境之影響》(*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一書，相當發人深省；他認為，因為人口增加和地理擴張，船隻的建造、人口移居、捕獵和人們對海洋資源不夠重視的態度逐漸對海洋環境造成極大的影響。單就亞洲而言，西風東漸之時，歐洲對亞洲的物質需求和亞洲從貿易獲得利益，因此海洋所帶動物質文明的人士不僅涉及海盜、走私者，還有統治者和消費者。海洋傳送物質文明、傳遞消費習慣、運送避難者及尋找新家園的殖民者之時，卻造成一些土著民眾的浩劫。近代學者研究，眾所周知的阿茲特克人雖非均死於戰場或屠殺，卻因生態環境改變，死於疾病的甚多。至於亞洲地區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島所屠殺數千中國勞工，以及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國家遇難的事實卻是海洋交通發展史和文化跨越時的憾事。

雖然海洋有著不同的面貌，海洋文學傳遞的美感常與海洋所實際涉及的事物有一段距離，因此海洋研究成為近年最難以駕馭的學術領域之一。2008年牛津大學出版的《海洋歷史百科全書》(*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涵蓋了埃及造船技術的文獻、維京人和海洋的關係以及世界歷史上與海洋相關的經濟、政治軍事及文化議題。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也繼《海洋文化論集》、《海洋、跨界與族裔》、《城市與海洋論集》，再次邀請中研院劉石吉教授合編《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本書篇章關於中國文學及歷史的論文計有六篇，關於西方文學、哲學及歷史的論文五篇。中國文學及歷史領域包括〈築城與拆城：論清代口岸城市成長與擴張模式〉、〈古代海洋文學中的長鯨形象〉、〈試論漢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維安與捕盜：清代水師的職責〉、〈清

水水清、寧波波寧：論《清水筆語》反映的漂流民筆談內容〉、〈近代中國海軍發展中的海權認識〉，西方文學、哲學及歷史領域有〈哥倫布的航海事業及其歷史評價〉、〈巴布利書寫：阿扶里卡納思的族群流動與文化跨界〉、〈流放犯、悔罪者、與大西洋〉、〈邊境中的政治：聶姆策維奇的美國旅行日記〉、〈流動變異的生成域外—反思多重疆界〉及一篇討論邊境中政治與社會的英文稿件(“Politics and Society of the Borderlands: The American Diary of J. U. Niemcewicz, 1797-1799”)。《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專書，每篇論文均經嚴格審查與審查後修改，為強化學者對日本研究海洋文化團隊的瞭解，本書亦涵蓋國立交通大學李弘祺教授於國立中山大學演講的文稿。

海洋歷史文化何其久遠寬廣，目前許多海事博物館也以實體展示人類之海洋經驗與文獻，最有名的海事博物館有位於美國西海岸的聖地牙哥海事博物館(The Maritime Museum of San Diego)、紐西蘭海事博物館(Voyager Maritime Museum)、英國倫敦格林威治(Greenwich)國家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蘇格蘭海事博物館(Scottish Maritime Museum)、澳大利亞國家海事博物館(Australia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及長榮海事博物館(Evergreen Maritime Museum)等。這些海事博物館所蒐集典藏的文物見證人類創造海上及海域的文明，也留下不同時代和地區的記憶。

對中國清代海事及港市發展獨具專長的劉石吉教授發現，通商口岸的建構及發展不僅呈現地區商業的現代性，更牽涉通商口岸在亞洲及國際歷史上的定位。舉例來說，印尼的馬都拉港口以原木買賣為大宗，而殖民時期的百慕達卻以食鹽為貨物大宗，由此可見，特定港口貨物集散情形和時代變遷也有相當的關連。海洋歷史文化叢書感謝劉石吉教授的引介，使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叢刊之海洋史與海洋文化研究主題進一步開展，我們期待年輕學者加入海洋研究，也期待藉由知識網絡得以與學術界及讀者分享海洋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成果。

於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王儀君 謹敬

目次

序言		i
陳清茂	古代海洋文學中的長鯨形象	001
吳智雄	試論漢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	031
劉石吉	從築城到拆城— 近世中國口岸城市成長擴張的模式	055
李其霖	維安與捕盜：清代水師的職責	085
林慶勳	清水水清、寧波波寧— 論《清水筆語》反映的漂流民筆談內容	123
張力	近代中國海軍發展中的海權認識	147
李恭蔚	哥倫布的航海事業及其歷史評價	165
王儀君	巴布利書寫： 阿扶里卡納思的族群流動與文化跨界	195
陳國榮	流放犯、悔罪者、與大西洋	223
Janicki, Joel J.	Politics and Society of the Borderlands: The American Diary of J. U. Niemcewicz, 1797-1799	245
洪世謙	流動變異的生成域外—反思多重疆界	269
李弘祺	特約演講稿：東北亞海洋文化交流的研究	285
中文摘要		299
作者簡介		306
索引		309

古代海洋文學中的長鯨形象

陳清茂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一、前言

鯨類是海洋中最大的哺乳動物！鯨目（Order Cetacea）歸屬於哺乳綱，鯨目再分為齒鯨亞目（Odontoceti）和鬚鯨亞目（Mysticeti），共有 13 科 38 屬 88 種。鯨類體型似魚，但用肺呼吸，鼻孔為噴氣孔，表皮光滑，皮下有一層厚脂肪（有些品種的鯨脂厚達 50 公分），既可禦寒，又可增加水中浮力。齒鯨有牙齒，以魚類及浮游生物為食。鬚鯨有由角蛋白質薄片構成的鯨鬚板（Baleen Plates），過濾浮游生物為食。各種類的鯨，體長最長約 30 公尺，體重最重可達 160 餘噸。

長鯨浮游於海面時，鯨背宛若移動的海島，背鰭則如晃動的大旗，其逐浪噴氣之勢，總是令航海者迷惑、驚懼不已。古代「鯨」或「鯨魚」一辭，因鯨的巨大體型及其生物特點，而隱含著神秘、奇特、恐懼之意，也衍生出不少虛無的想像及災異的附會。在海洋文學作家的筆下，鯨以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豐富形象，恣意浪游文字海洋，使海洋文學具有豐富的人文色彩。

二、古人對鯨若即若離的認識

屬於哺乳類的鯨，在古代被視為海魚之大者，常以「鯨魚」稱之，又名「海鰐」（又名「海鰐」）¹、「鯨鯢」²、「鯢」³、「海翁」⁴等，因體形極為龐大，故又被稱為巨魚、大魚、吞舟之魚。

先秦以前的典籍，已出現關於鯨的記載。秦始皇 37 年（西元前 210 年），秦始皇臨之罘所射殺的巨魚即鯨魚。⁵古人與鯨之間，

存在著若即若離的認識距離，既有虛無誇張的想像，也有近距離的寫實觀察。

(一)緣鯨而生的虛誕想像

鯨浮沈於大海，為陸居生活經驗之罕見者。古人常將其體型及生態習性過度誇大，並緣此而衍生出不少虛誕的想像及災異的附會。晉代崔豹《古今注》云：「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為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卷中）

《古今注》中對鯨的記載，充斥著誇大想像及錯誤的認知。鯨是海中大型哺乳動物，胎生，但因外形似魚，古人將之歸於魚類，並以「鯨魚」稱之。崔豹亦將「鯨」視為魚類，並解釋鯨魚即為海魚之大者。本段敘述中，崔豹除了誇張的描寫及想像外（如「大者長千里」、「鼓浪成雷，噴沫為雨」、「眼為明月珠」），也試著以寫實手法，記錄鯨的生物特性，如「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一生數萬子」。崔豹描寫鯨的生產，若從現代海洋生物學的角度而論，則有明顯的錯誤。鯨為胎生動物，大多數鯨的妊娠期為11~16個月，每胎一隻仔鯨，而非崔豹所言「一生數萬子」。明代楊慎對鯨的解釋，亦同於崔豹之說：「海有魚王，是名為鯨，噴沫雨注，鼓浪雷驚，目作明月，精為彗星。」（《異魚圖贊》卷3）

清代唐贊袞《臺陽見聞錄·鱗介》引《述異記》的記載，⁶以鯨魚死後，目化為明月珠的傳說為基礎，將鯨目與海上火光連結為一，變成一段神秘的航海異聞：

《述異記》云：「海船至七洲洋，一夜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工競以木扣舷不絕響，約兩更次方隱，知為海鯢目光。舵挂其體，捩舵橫開，始得脫耳。」（唐贊袞 1996：174）

夜航汪洋，通常只見海天一片黯黑，因此海面出現光茫時，格外

醒目。當海船航行於七洲洋⁷時，漆黑的海上忽然出現耀目的「火山」，映照帆檣，已令船人頗感驚奇，而「火山」竟然移動至海船側，與海船並行，更令船人驚駭不已。本段海上詭奇現象的描寫，最後導出令人難以意想的答案：海上閃耀的「火山」，原來是鯨目所投射出的光芒！本段航海傳說，以「火山」來形容浮出海面的鯨目所映射出的強光，也營造出鯨的神秘氛圍。

就記載鯨的文獻資料而論，古人對鯨的最鮮明印象，在於其龐大身軀，並將其身形透過想像而極端放大，以致於有「長千里」或「長數千里」的誇張尺寸。既然鯨在古人的想像中，有千里之大的量體，自然也延伸出能影響海水變化的思維，並為海洋潮汐現象提供合情的解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海鰐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為潮，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候有期。」（《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梁朝孝元帝《金樓子》亦云：鯨鰐出穴，則水溢為潮。鯨，出入有節，故潮有期。」（陳元龍《格致鏡原》卷93引《金樓子》先秦以來，諸家論海洋潮汐的成因，除了「天地結構論」、「元氣自然論」兩大系統外，⁸也有以海洋生物活動為海潮成因者。《水經注》、《金樓子》均將長鯨按時出入海底洞穴的生活習性，與海潮定期消漲的自然現象連結為一，只是兩書對於鯨之出、入穴，與海潮之消、漲的解說有所不同。

《水經注》解釋鯨「入穴則海水為潮，出穴則潮退」，乃因其入穴時，龐大的體積，將穴中海水排出，故海水漲潮；而鯨出穴時，海水填入穴中，海平面因而降低，形成退潮的現象。《金樓子》解釋「鯨鰐出穴，則水溢為潮」，以為巨大的鯨離穴出現於海上時，龐大的軀體將海水排開，使海平面上升，因而形成漲潮。古人浪漫想像體大無倫的長鯨，每天定時出入海穴，形成漲消有期的潮候，故海潮又稱鯨潮。

因古人罕見大鯨，故鯨一出現岸邊，往往被視為天垂異象，並將引發人事之變。西漢哀帝建平2年（西元前5年），東萊（今山東半島龍口市、萊陽市等以東地區）有七頭巨鯨擱淺而死，《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班固1964：1431）又《後漢書·五行志》云：「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

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范曄 1973：3317）在漢人的理解中，長鯨為災厄之兆，當長鯨一出現，常有人事災厄伴隨發生。因此人君見長鯨出現，當省思己之施政作為，是否有重大闕失。

（二）長鯨生物形貌的記實

古人對鯨的認識，除了上述充滿想像性的內容外，隨著歷代海洋活動的興盛，海洋知識的增長，若干人對於鯨的外形、生態的認知，更趨近於鯨的生物特徵。《魏武四時食制》云：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丈，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為方白。（李昉《太平御覽》卷 938 引）

本段資料有三項重點：（1）鯨的軀體大小趨近合理：鯨的體長已由「數千里」，回復到「五六丈」或「如屋」。此時對鯨的外形記錄，已由想像中的長鯨，回歸到生物性的鯨。（2）鯨的擱淺現象：「時死岸上」的記載，正是鯨偶而會擱淺於海邊的特殊現象。（3）近距離的細部觀察：鯨本浮游於滄海，只能在船上遠觀，一旦擱淺灘岸而死，則可觀察其細部構造（如鯨鬚板、若三升碗大的眼、可為方白的龍骨）。其中「膏流九頃」形容鯨體油脂之多，符合鯨含有厚脂肪的生理特徵。

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對鯨的描寫更加詳細，透過航海經驗豐富的舟人之口，呈現鯨的真實生物特性：

海鰩，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也。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路經調黎深澗處，⁹或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鰩魚背也。」雙目閃爍，鬚鬣若簸朱旗。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鰩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近魚即鼓船而譟，倏爾而沒。交趾迴，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鰩之難也。（卷上）

常在海上遭遇長鯨的舟人，對於鯨之外形、生態的認識，與對海洋陌生者的認知迥異。劉恂對鯨的理解，原本類似大多數古人的

認知，但在熟悉海洋的舟人解說下，正確了解海面上或出或沒的山島，實乃鯨的背部，而「日中忽雨霖霖」，則是鯨上浮噴氣後，水霧噴散於空中，風吹水霧而飄盪若雨。鯨的體形常大於海船，故鯨一靠近海船時，全船的船工鼓譟以驅之，否則易造成船難。因劉恂對鯨已有較真實的認識，故自交趾回程時，為避長鯨觸舟之險，不辭陸路辛苦，捨海舟之便，取道雷州，緣岸而歸。此外據劉恂所描述的特徵推測，所見之鯨應是鬚鯨亞目的露脊鯨。（宋正海等《中國古代海洋學史》349）

明代屠本峻《閩中海錯疏》對鯨的描寫，與劉恂《嶺表錄異》的描寫相類，又多了鯨擱淺的內容：

海鯢最巨，能吞舟，日中閃鬣鬣，若簸朱旗。按海鯢噴沫，飛灑成雨。其來也，移若山嶽，乍出乍沒。舟人相值，必鳴金鼓以怖之，布米以厭之，鯢攸然而逝，否則鮮不罹害。間有斃沙上者，土人梯而鬻之，剝其脂為油，舡船甚佳。（10-11）

鯨巨大而能吞舟，其晃動的背鬣，於陽光下閃爍，宛如搖動的戰旗（「簸朱旗」）；浮水呼吸時，高聳的噴沫，則飛灑成雨。巨鯨乍出乍沒於水面時，有若山嶽移動，令舟人驚懼。故值更的船工，一見到巨鯨接近，便鳴金擊鼓，以巨大聲響驅離長鯨，以免舟覆人亡。屠本峻也觀察到本悠游於蒼海的長鯨，偶而也會擱淺於海岸。本為海中之雄的長鯨，一旦擱淺於灘岸時，只能任憑土人宰割。「土人梯而鬻之」，形容鯨體型之大，竟要引梯而上，才能切割鯨體。「剝其脂為油，舡船甚佳」，指鯨皮下豐富的鯨脂，極具經濟價值，¹⁰除了可以當燃油、機械潤滑油外，亦可用以舡船。¹¹

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鱗語》有兩段記載，翔實記載鯨的生物特徵：

海鯢之出...牡蠣蚌羸積其背，崢嶸如山，舟人誤以為島嶼，就之往往傾覆。（1997：549）

有一魚長數十丈，其首有兩大孔，噴水上出，遇舶則昂首注

水舶中。(1997：549～550)

第一段資料中，屈大均描述有些鯨類的背部附生各種牡蠣蚌羸，使浮出水面的鯨背，有如嶙峋的岩石般，更易被舟人誤認為是海中島嶼。就現代海洋生物學的觀察而言，若干鯨類的身體常附生藤壺等甲殼生物，如露脊鯨、灰鯨等。第二段資料中，屈大均記載巨鯨之首有兩個噴氣孔，可噴出兩道水氣。就屈大均描寫的特徵而言，應是指鬚鯨。鼻孔數量為齒鯨亞目與鬚鯨亞目的分類特徵之一。鬚鯨有兩個噴氣孔，齒鯨只一個。屈大均描述鯨背部附生牡蠣蚌羸，及鬚鯨有兩個噴氣孔的特徵，符合鯨的真實生態。

當古人偶然瞥見遠方海面的巨鯨身影，震懾於其凌波激浪的碩大身軀，迷惑於其噴沫為雨的奇特習性，經過想像的無限延伸，鯨變成長可千里，浮水成島，入穴成潮，眼化為明月珠的海洋神物。當人們有幸近觀巨鯨時，則鯨褪去神秘面紗，以其合理的巨大身形及真實的軀體特徵，與人們相會。此時的鯨，不再是虛無的海洋神物，而是真實的海洋生物，甚至會有擱淺落難的悲慘下場。

生物性的鯨		想像性的鯨
數十丈，其大如屋	→	體長千里，出入海穴，則為潮汐
浮水露脊	→	海上若隱若現的山島、沙洲
海上呼吸噴氣	→	噴沫如雨，可蔽天
如三升碗大的瞳子	→	目化為明月珠

古人對鯨的形象認知，與其海洋經驗的深淺與否，有極為密切的因果關係。鯨的形象往往在想像與真實間游移不定。隨著時代的推演，人們敞開心胸，迎向藍色的海洋，深入接觸海洋的一切事物，其中也包含鯨的生態知識。因此本在想像與真實間游移的鯨，逐漸褪去神秘的面紗，呈現出真實的海洋生物形象。

三、浪遊於文學海洋中的長鯨

作家創作海洋文學時，對於長鯨的認知，既有來自先秦典籍的瑰麗想像，也有部分緣於自身的直接、間接認識經驗。古代海洋文學中關於長鯨的形象，實為瑰麗想像與真實長鯨的融合。本節試圖鋪陳出長鯨浪游於文字海洋中的鮮明形象。

(一)碩大無比的長鯨

對於海洋文學作家而言，「大」是對鯨的最鮮明印象。如晉代孫綽〈望海賦〉云：「長鯨嶽立以截浪」。孫綽筆下的長鯨如山嶽般聳立於海上，大而可截浪。海洋文學作家以鯨之「大」的概念為想像基礎，將其碩大軀體極端放大，以背如山島、口能吞舟、激揚壯潮等表現手法呈現：

1. 背如山島

若干種類的長鯨，背部較為隆起，加上特定海洋生物的附生，當它浮游於遠方海面時，碩大而深色的背部，因無背景參考物可供對比實際大小，加上光線的複雜作用，因此古人常將遠方的鯨背，誤認為浮動的山島，時隱時現於海面。當「鯨背」的視覺辨識，誤與「海島」連結後，即形成海上浮沈的「鯨島」意象。部分作家書寫海洋時，也或以出或沒的「鯨島」，來形容海上若隱若現的島嶼。如明代王世貞〈和吳峻伯蓬萊閣〉云：「鯨島寒光夜夜新。」（《弇州四部稿》卷48）

關於「鯨島」最具故事性、想像性的情節，則屬漢代劉歆《西京雜記》的描寫：¹²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奮鬣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筆記小說大觀》第1冊：11）

廣漠無垠的海洋，海風、長浪具有變動不已的特質，使航海活動

充滿不可測的風險。因此古代海洋文學的故事敘述模式中，常見「海舶遇風而漂流至海島……」的模式。¹³ 本段以或出或沒的「鯨島」為故事的想像基礎，配合上述的敘述模式，構成本航海傳奇故事。當海船因惡風長浪而漂流至孤洲，船員興奮地拋擲碇石，繫纜於岸，並登洲煮食。但「食未熟而洲沒」一句，產生情節急轉的藝術效果。本為航海避難的正常模式，至此竟產生難以想像的變化：原來舟人所登陸之孤洲，竟是海上浮游的鯨背。當巨鯨奮髻揚鬣，吸波吐浪，疾游而去時，肇生登洲十餘人溺斃的海難。本段故事之文字雖短，卻具有很強的故事張力，凸顯出鯨的巨大特質。

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海大魚》，亦以「鯨島」想像為基礎素材，進行故事性加工：

海濱故無山。一日，忽見峻嶺重疊，綿亙數里，衆悉駭怪。又一日，山忽他徙，化而烏有。相傳海中大魚，值清明節，則攜眷口往拜其墓，故寒食時多見之。（蒲松齡《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2504）

本段故事以「海濱故無山」，凸顯出「忽見峻嶺重疊」的詭異性，並以「駭怪」表現眾人的普遍性反應。本故事雖沒有明說峻嶺即海上長鯨，但透過「山忽他徙，化而烏有」的線索，讀者可以意會峻嶺即鯨背。「忽見峻嶺重疊，綿亙數里……山忽他徙，化而烏有。」所描寫的是海上鯨群浮水的群聚現象。本故事又解釋鯨群為何於寒食時較常見？因鯨族亦同人類般，攜家帶眷欲拜祖墓。

2. 張口吞舟

鯨之巨大身軀，遠望聳如山島，近觀後更令舟人驚駭。不少鯨類的體型，常大於古代的船舶。如唐代僧人貫休〈送新羅人及第歸〉云：「衣上日光真是火，島旁魚骨大於船。」（《全唐詩》卷 836：9418）鯨擱淺於海島灘岸後，肉腐後所遺留的骸骨，竟然大於船。體型往往大於船的長鯨，一出現在海面時，其張口吸浪之氣勢，彷彿欲吞舟楫，令舟人恐懼不已。

不少海洋文學作家常以「張口吞舟」，來形容鯨的巨大及其

危險性。唐代白居易〈題海圖屏風〉云：「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全唐詩》卷 424：4656）白居易以誇飾的筆法，形容鯨鯢張開吞舟之口，竟可令「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唐代錢起〈巨魚縱大壑〉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全唐詩》卷 238：2658）本詩以嬉戲於藻中的普通游魚，對比出縱橫於大海的巨鯨，勢可吞舟的壯意。宋代白玉蟾〈觀魚歌〉云：「又不見北溟有鯢能吞舟，浪屋濤山相拍浮。」（《全宋詩》冊 60：37566）詩中描寫巨大而能吞舟的長鯨，與海上如山如屋的壯濤相拍浮。元代盧琦〈海賦〉以華麗奇特的筆法誇寫大海，其中亦有對吞舟之鯨的鋪寫：「大鯨吞舟，揚波之鬣，插雲之鱗，固莫名狀。」盧琦以「揚波之鬣」、「插雲之鱗」句，凸顯海鯨之碩大而能吞舟。清代王錫〈哀海賈〉云：「吞舟多長鯨，載山有巨鰲。」（《清詩紀事》冊 7：3959）以海上長鯨能吞舟的意象，感嘆從事海洋活動的高風險。

文人創作海洋文學，以長鯨張口便能吞舟，傳達鯨之體型「碩大」的概念。長鯨之「口」既能吞舟，則讀者可憑此意會其「身」之巨大。張口吞舟的概念，也衍生出鯨對航海活動之威脅的慨嘆。「吞舟」成為古人描寫海上長鯨時，常用的文學套語。

3. 鯨激壯潮

作家要表現鯨的碩大，除了以背如山島、張口吞舟形容外，也以長鯨浪游所激起的銀濤雪浪，來表現其身型之大。劉禹錫〈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酬拙詩輒著微誠再有長句時蔡戎未弭故見於篇末〉云：「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全唐詩》卷 361：4076）劉禹錫以為眼前海天一片浪靜波平，乃因激起連天雪浪的長鯨，棲息海穴而不出，遠方海舶才能揚帆映日而來。宋代楊時〈過錢塘江迎潮〉云：「銀潢翻空天際白，鯢怒鵬驚海波擊。」楊時觀覽錢塘潮時，設想盈滿眼際的翻空雪浪，應是長鯨怒擊海波，才能出現如此壯觀的海洋場景。宋代王十朋〈觀潮閣〉云：「高臨無地屹山腰，今古知觀幾度潮。水鑑掛空波正滿，鯨魚入穴浪還消。」（節引）（《王十朋全集》485）南宋孝宗乾道 4 年（西元 1168 年）9 月，王十朋赴泉州任，過瑞安縣，登上屹立於峴山半山腰的觀潮閣，瞻望氣象萬千的海潮。當潮波

滿溢時，有如掛空的水鑑，潮浪消退時，王十朋想像應是鯨魚遁入海中深穴，方能使壯盛的海潮消退。辛棄疾〈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云：「憑誰問，萬里長鯨吞吐，人間兒戲千弩。」及周權〈浙江觀潮〉云：「初疑大鯨噓浪來瀛洲，銀山雪屋爛不收。」兩人的作品也將天下奇觀錢塘潮與長鯨連結，以致於有「萬里長鯨吞吐」、「大鯨噓浪」的潮浪生成想像。

對於海洋的潮浪，古人往往震懾於其壯闊多變的氣勢，並緣此而思考其形成原因。在海洋科學知識不足的條件下，古人以部分事實（鯨之巨大）為構思基礎，對海潮現象進行想像加工（鯨潮），使海洋文學充滿豐富而多采的想像趣味及浪漫色彩。

（二）航海者的恐怖威脅

就古代造船、航海科技而言，海舶航行於汪洋深海，危機四伏。航海者既要面對變化莫測的天風、海濤、雨霧、潮流，亦要提防巨鯨的威脅。長途航行時，遇到巨鯨的機會大增。至元 28 年（西元 1291 年）中秋，元代宋無曾隨勢若龍驤之海洋漕運船隊，自江蘇太倉劉家港北上天津直沽，途中驚見巨鯨，作〈海魚〉以記之：「劍鬣如山海面浮，巨腮噓浪勢吞舟。叮嚀大客尋竿餌，稚子敲針作釣鉤。」¹⁴ 巨鯨浮游海上時，背上的劍鬣宛若浮動的小山，巨腮張闔，噓浪沖天，氣勢若欲吞舟。海上目擊長鯨的特殊經驗，令宋無在驚嘆之餘，也心生釣鯨的豪情。

鯨的體型普遍大於海舶，因此一出現在海舶近處，往往令舟人怖懼不已，「鯨」也成為航海風險的意象之一。如唐代黃滔〈賈客〉云：「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全唐詩》卷 704：8094）黃滔以「鯨鯢齒上路」具體形容航海的危險，並殷切地期盼海賈當「少經過」，以免葬身大海！又如清代王錫〈哀海賈〉云：「海水真不測，終古長滔滔。怪異或出沒，濁浪排天高。吞舟多長鯨，載山有巨鰲。」（《清詩紀事》冊 7：3959）不可測的海洋，常激湧連天濁浪，加上吞舟長鯨，使得涉險入海逐利的海賈，性命輕如鴻毛。

元代李士瞻督導福建海洋漕運事宜，其〈壞舵歌〉以極為詳

細的筆觸，描寫長鯨撞壞海舶巨舵的過程及船工們的恐懼情緒：

南溟之魚頭尾黑，身長竟船頭似鐵。浮遊偃蹇氣欲吞，斜日昏冥映旗鬣。

煦沫成煙浪花起，逐我船頭趁船尾。恐是昔年未死之蟹龍，一經譴斥偕厲鬼。

舟中健兒眼盡白，彎弓擬之三復止。明日疾颶驅長雲，巨颶高張萬馬奔。

舟卒思家窮力使，瞬息千里若不聞。捩舵逆指衝怒濤，歛如生馬當春驕。

又如驚鵬直上千雲霄，萬里一息非為遙。須臾有聲如裂帛，三百餘人同失色。

鐵梨之木世莫比，今作舵根為水齧。是木之產非雷同，來自桂林日本東。

當時不惜千金置，便欲雲仍傳勿替。箕裘相紹近百年，甑已墮矣奚容言。

眼前生死尚未保，惟有號泣呼蒼天。蒼天高高若不聞，稽顙齊念天妃神。

我知天命固有定，以誠感神豈無因。少時風馴浪亦止，以舵易舵得不死。

我今幸爾同更生，開闢以來無此比。女媧氏天妃神，補天護國相等倫。

世代雖異功則均，我皇開國同乾坤。一年四百萬斛運，麾叱雷電役五丁。

片艘粒米皆風汛，財成本是神之功，直與天地傳無窮。愧無如椽五色筆，

磨崖刻頌驚愚蒙。（李士瞻《經濟文集》卷6）

《天工開物》描述舵的妙用：「凡船性隨水，若草從風，故制舵障水，使不定向流，舵板一轉，一泓從之。」（宋應星2004：317）舵隱居下流，沒入水中，雖不如檣帆顯眼，卻是指揮船舶動向的主帥。元代海船的舵，多採用設計精良的「垂直升降平衡打孔